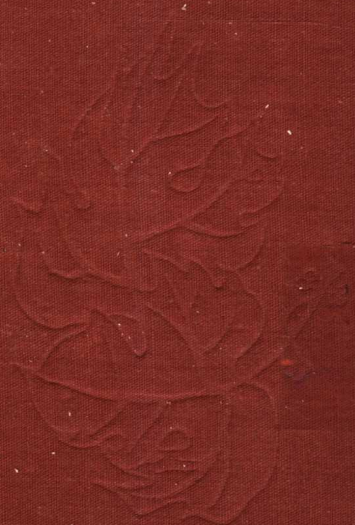


歧路燈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歧路燈

四

〔清〕~~李~~海觀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岐路燈卷十一

第六十一回

程嵩淑博辨止遷葬

盛希喬助喪送梨園

第六十二回

譚明經靈柩入土

妻老翁良言匡人

第六十三回

開賭場打鎖獲厚利

奸囊婦通命赴絞椿

第六十一回

程高淑博辨止邊塞

盛希喬助喪送梨園

話說譚紹聞請胡星居，點了新穴，調了向，擇定吉日葬期。因家中役使人少，辦理不來，只得命雙慶兒到城菜園，復將王象蓋叫回，並趙大兒一齊回來。舊憾已忘，一切事體，須得與王象蓋商量。但王象蓋一向在菜園，心中總緊計家事，半夜少眠，心裡又生些悶氣，眼中有了拳睛之症。一日，叫他上木匠局裡，喚木匠辨埋棺槨。果然叫木匠馬師班到了。譚紹聞道：「你是城中有名木匠，我如今要做槨一付，求身棺材三具，俱要相木。你手中可有這宗物料麼？」馬師班道：「現在木廠中。」

西客人販來一宗柏木方子，油水儘好。譚紹聞道：「這四宗可得多少價值？」馬師班道：「要到廠中先看，看中了纔講價值。我不過就中評論，兩家都不吃虧便是。但今日本客還慮賽神，我還要去與他賀禮。明日或相公親看，或叫府上管事的去看。我早在舖內恭候。」馬師班說完要走，訂下明晨看貨。王象蓋送出，但不知這三付棺木何用。回來問道：「榔板是所必要，又講了三付束身棺木何用？」譚紹聞道：「王中你有所不知。我為近來咱家事體多不稱心，昨日請了一箇風水先生到墳內一看，說是當日葬的向法錯了。葬你大爺當該另改向法，上邊老太爺墓也發了，也要另調向法。連前邊奶奶的通共得三付棺木預備，若發開墓當

年棺木不曾朽壞，就原封不動，只挪移在新穴，不過相離三尺之遠。若是棺木已濕損了，須用新棺啟遷，就是時常人家說的乾骨匣兒，只是咱做的須要頂好，髹漆的要妥當，便是。王象蓋一聞此言，心中有幾分不欲轉念，想道：我纔進宅來，開章便說主人的不是，未免有些唐突，又犯了舊病，只得點頭道：「明早先看椰木，若是啟遷時，舊木未壞，不須三付新棺。若果舊木已壞，城內木匠鋪也有頂好棺木，臨時也不至有悞，何必預先預備？若用不着，這三付棺木置之何處？」諱紹聞喜道：「你果然見事不錯，殊不知王象蓋乃是欲其中止的意思。若三付棺木做成，其事便難挽回，故以此言婉勸，使主人專營椰板，把三付新棺之說暫且擱住，以圖另為生法阻止。」單說

到了次日早晨，譚紹聞引着王象蓋到木廠看了柳板，果然其堅如石，其油如浸，講明價值，就叫馬師班師徒破木做將起來，交於鄧祥照理。王象蓋心中籌畫，這阻止調向的事，非老主人舊交不可。因向譚紹聞道：「堊時行禮，擯相當請何人？」譚紹聞道：「近來城中新進生員許多，與咱係好交，擇近便處，夾請幾位便是。」王象蓋道：「不如請大爺在日的舊交。」譚紹聞道：「年尊不便相煩。」王象蓋道：「大爺今日入土，若非當年大爺契交相送，大爺陰靈也不喜歡。」况程爺們與大爺非是泛常相交，豈有憚勞之理？」譚紹聞道：「王中你說的也是。」這幾日就請這幾位老人家，我寫成柬帖，你就逐門去送。這句話正合了王象蓋的打算。因說道：「事不宜遲，我去帖柬鋪中取上好的。」

素帖相公今日就寫我明日早送何如。譚紹聞點頭道：「是果然取上好的素帖來。」譚紹聞一晌兒寫就，請的是副榜孔耘軒祀土，相禮是程嵩淑、張類村、蘇霖、臣、惠人也，俱是高年老成書神主的是婁樸，禮相乃是本街上少年英發新進的生員袁勤學，繆好問、呂守正、常自謙，啟帖寫明，交與王象蓋，逐門送去，恰好送到孔耘軒家，正遇程嵩淑在座，王象蓋磕頭稟安訖，將帖放在案上，孔耘軒看道：「你家大爺塗殯已久，怎的素日不言殯埋，今日忽的舉此大事，豈不倉猝？」王象蓋道：「小的一向在城南住，昨日把小的叫進宅裡伺候，小的到家，俺大叔就說因葬事重大，人少辦不過來，所以叫小的辦理，其實忽然舉行葬事，還要啟遷太老爺骨殖，移向穴調。」

向小的並不知所以程高淑道你說甚麼再細述我聽王象蓋道是埋殯我家大爺大孀子靈柩隨着也葬還聽說請了一箇胡先生講老太爺墳頭向法錯了還要開發舊墓另行移穴調向禮相大賓還要叩懇程老爺因不曾到程老爺家裡小的不敢在這的將帖呈上程高淑道你就把請我帖子遞與我看是我問你要的送不算你不曾到我家王象蓋只得遵命將禮匣內啟帖取出奉與程高淑程高淑接着也放在桌上說道程老爺你看令墳自己把家業鬧的虧損了却去九泉之下生法起祖宗的骨殖來可恨可惱咱們不得束手旁觀睁着眼叫他陷於不義孔耘軒道與他係翁婿叫我也屬没法況且亡女也隨葬請我祀土我心裡難過

程嵩淑道：「土是祀不成的，你也不用作難。他既請耘老，一定要赴席。不是說令塔譚乃是為亡友譚孝移哩。如今說啟遷，是要啟遷譚孝移尊大人哩。咱們若是順水推舟，做世俗上好人也不難。只是把譚孝移生前相交之何地，於心着寔不安。孔耘軒道：「此番理的有，小女却請我，我心裡不想去。叫舍弟替我去罷。」程嵩淑道：「這請的就不錯。他若是胡請起來，難說省城內，譚定請不出一箇祀土官麼？這還算他心裡有主意。耘老也不必責人無已。」王象蓋跪下磕了一箇頭，說道：「寔不敢瞞。二位老爺，這還是小的攬掇的，就為這一宗啟遷的事。程嵩淑道：「但他既不棄咱這老朽，把咱請到他家，咱須要調停他，所以免他生前之不孝，正所以成孝移死後之

孝也。耘老你想他若不請咱作大賓，難說咱既聽的他這箇話，咱做聽其所為不成，只是尋上他門去匡救他，不如他請咱到他家勸阻他，有些來由，象蓋你還請別的是誰？王象蓋遂一迷明，王程高淑道：你去自送別的柬帖，我管他啟遷不成。王象蓋道：俺大爺陰靈也是感念二位老爺。孔耘軒道：看來你此番進來，可再不去罷。王象蓋道：小的再那往的去，只是大相公年輕，是箇心中無主意的人，小的就是作些難，千萬只為大爺歸天囑咐了一場，小的再無二心的。程高淑道：耘老你看象蓋真有合於純臣事君之道。一箇平常人就挑起托孤的担子，他這象蓋二字送的不錯呀。王象蓋道：爺們抬舉小的，小的担不住，總是大爺歸天時囑咐。

小的兩句話，把小的囑咐死了，到今日再死不下，只是盡這一點心罷。說畢，王象蓋要去別處送帖，孔耘軒也難以挽留，聽其自去。程嵩淑又說了一場話兒，二人洗盞小酌，日夕而去。却說到了諱宅，請日眾嘉賓陸績俱集於碧草軒上。五位老先生，耆宿典型；五位美少年，磊落英雋。好不美人，諱紹聞以筵期巨典，廳堂糞除清潔，杯盤措抹鮮明，烹佳茗，蕪好香，極其恪恭，相見禮畢。這五箇新進少年，恂恂然各進後生之禮。五位長者，誇美之中，帶些勸勉的話頭。這纔是高會雅集，下視那庸夫俗子相們。相過老者，以圓活摸稜為精於世故；少者以放肆嫖褻為不拘小節。相去奚啻萬萬也。午飯不必細述。眾人問了折柬本意，本意諱紹聞說了，叩懇表禮原

原情衆人又問了歸定定期。譚紹聞道：選擇吉日在於下月二十九日申時下葬。程嵩淑道：聽說你還要放遷令祖令祖母改穴調向，有這話麼？這譚紹聞一向盤算停當，拿定主意，却被前輩前輩一句問得，不知是怎的了。口中含糊再答應不來，勉強應道：他們都說先人埋葬向法錯了，如今只得從新改正，移的不過兩步遠，便是正穴。程嵩淑道：你說他們是誰們？畢竟確有其人。譚紹聞道：是一箇胡先生。程嵩淑正色道：你今日置酒相邀，本不該說你，只是為這事關係重大，不敢猛浪，請我們來，我們與令先君老先生托在素好，此事不可不大家斟酌一番。我看你既不是目不識丁的鄉曲間農夫，事事聽人穿鼻，你又不是那不見經書的三家村白肚

子秀才典籍上一句不懂得，你舊年是在學院面前報過背誦五經的名
童，我就以五經問你，你須不能說你不記得，你如今這箇意思，不過是趨吉
避凶，從來言吉凶者，莫詳於周易，其間言吉的大約都在恐懼敬謹一邊，
言凶的多在亢傲傾邪一邊，共經了四箇聖人手的手，可有調向吉，不調向
凶，這話麼，書經上說惠迪吉，從逆凶，你向來是惠迪，是從逆呢，伊訓上又
說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你今日把命尊所鑿之命，祖又啟遷
來，這是一是二三呢，風水動說穴，量是箇太極圈子，周子太極圖上說君子
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是修德不是修墳，是悖了理不是悖了向，太公丹書
上說敬勝急者吉，急勝敬者凶，這吉凶全在你心坎中分全，不是在

頭止調向一部禮記言喪者居半瑣屑零星事無所不備怎的把風請
 水先生看墳這宗大事沒有記在上邊就是檀弓有了闕文喪大記上
 也不該闕就是曾子問上有了闕文這問喪禮運問傳三年問四五篇
 喪服還有兩篇凡居喪之事絲毫不遺怎的把分偏偏把分金調向闕
 了呢周禮夏官有冢人墓大夫也只說辨其昭穆之左右分其爵秩之
 貴賤等殺怎的不講龍沙虎沙牛角蟬翼蝦鬚蚌眼想是周公多材多
 藝會卜洛定王畿單單就是不會看墳留下着箇出奇武藝讓能於表
 天豈李淳風郭景純賴布衣麼惠養民見徒弟閉口無言攪了一句道
 我在學裡與徒弟背誦孝經見上邊有一句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像是這家

學問也是不可少的。程萬淑道：人老，你胡說哩。這是度後日不為道路，不為溝城郭，不為溝壑，不為強暴所侵的意思。不是看見一箇山尖兒，便是文峯兒，揀天該出舉人進士，看見一箇土坑塔，便是連倉帶庫，該出大肚子財主，就請問人老，合徒如今要啟遷他令祖，是這是安厝乎？是不之厝乎？且不必說經書，即如一箇人死了，埋在地下，這血肉是必化的，骨是輕易不化的，啟遷時祇能拾其骨，那血肉之鎔化於土木中者，勢必不能收拾起來。取骨遺肉，是明明使祖父之在九泉者，無故而成骨肉分離之象，於心何忍？若果係遠喪合葬，不得已而為之，猶之可也。若毫無他故而只因兒孫欲圖富貴，却不肯自己讀書，自己節儉，祖宗在泉下，不能再來世